

一群“松鼠”引发的论战

——从连岳序言引发的争议看中国当下科学传播理念的分歧

蒋劲松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4)

[摘要] 以科学松鼠会第一本集体著作《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中连岳先生序言引发的网络争议为线索, 本文试图通过整理相关争论, 梳理出关于科学传播理念的种种分歧, 如科学传播与人文关怀、谦卑以及时尚的关系等等, 并揭示背后的科学观的差异和冲突, 为进一步研究科学松鼠会和当代中国科学传播打下基础。

[关键词] 科学松鼠会 科学传播 科学主义 科学普及

[中图分类号] N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57(2009) 06-0021-7

Different Ideas in Chinese Science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ontroversy about Scientific Squirrels

Jiang Jinsong

(Center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controversy raised by Lian Yue's preface to *When the Sound of Color Tastes Sweet*, the first book of Scientific Squirrels—a well known Chinese Science Communication NGO, this paper exhibits different idea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this controversy, and outlines disagreement in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nd science communication behind these different ideas.

Keywords: Scientific Squirrel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scientism

CLC Numbers: N4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3-8357(2009) 06-0021-7

科学松鼠会作为中国当下科学传播的重要群体, 其实践和理念都体现了中国科学传播的重要侧面, 值得深入研究。以科学松鼠会第一本集体著作《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1]中连岳序言引发的网络争议为线索, 本文试图通过整理相关争论, 梳理出关于科学传播理念的种种分歧, 并揭示背后的科学观的差异和冲突, 为进一步研究科学松鼠会和当代中国科学传播

打下基础。

1 科学松鼠会简介

作为一个民间自发兴起的科学传播组织, 科学松鼠会主要由从事传媒工作的科学传播人士组成, 姬十三为发起人, 成员大多为独立从事科普创作的人士, 还有科学家李淼、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等。其活动方式多种多样, 除了最为基本的

收稿日期: 2009-11-22

作者简介: 蒋劲松,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 Email: jiangjingsong999@yahoo.com.cn。

各自进行的科学传播创作,体现其集体形象的集体博客写作、科普文章翻译(小红猪)和科普图书推荐,还有大量形式活泼的线下聚会、体现网络时代互动特色的科学问题征答(Dr. You)、顺应多媒体时代的小姬看片会,以及科普写作研修班、大型科普活动志愿者征集活动、科普话剧排练、达文西行走中队、科学嘉年华等形式丰富的各种科普活动^[2]。

科学松鼠会是当下中国科学传播界非常活跃的重要学派和群体,具有鲜明的特色:注重趣味性,强调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在受众方面主要关注城市白领、大学生、网民的欣赏趣味;在注重科学性的同时注意利用时尚元素来达到传播效果。

科学松鼠会从一个小众的科学传播民间组织走向公共视野,真正为公众所关注,应该是在2008年德国之声全球博客大赛上,“松鼠会”摘取了“全球最佳博客公众奖”和“最佳中文博客公众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将“‘科学松鼠会’人气蹿红”与中国首次太空行走等并列为“2008中国十大科普事件”。

然而,正当科学松鼠会的第一本著作即将出版之际,由著名专栏作家连岳先生做的序言却引发了一场网络世界影响很大的争论,值得我们关注。

2 争论的缘起与演变

科学松鼠会的核心人物姬十三,邀请连岳为《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作序“爱科普,用爱科普”,序文提前在网络上贴出,很快就受到了新语丝活跃写手太簇^[3]和方舟子^[4]的批驳,并且对此话题科学松鼠会的内部以及原先的支持者中也开始产生分歧,引发了“内讧”,如道-遥^[5]、土摩托^[7]、叶三^[8]等对连序相继提出批评,甚至有作者要求必须修改或者撤掉连序,否则就要从书中撤掉自己的文章。争论后来进一步燃烧,与方舟子本来就有过节的网络名人和菜头借机嘲讽和批评方舟子^{[9][10]},科学松鼠会的重要成员著名物理学家李森^[11]、具有科学哲学博士学位背景的牛博网知名博主吴向宏^[12]也纷纷参与评论。不仅许多在牛博网的知名博主和网络写手参与讨论^[13],而且著名的科学传播研

究者“反科学文化人”刘华杰^[14]、江晓原、刘兵^[15]也开始加入其中。知名主持人梁文道作的另一篇序言“从松鼠开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回应相关的问题^[1]。

作为松鼠会的领军人物,姬十三当时颇为尴尬,尤其是面对内部的反对声音,他的基本策略是息事宁人和稀泥,即面对方舟子的批评,基本保持克制不予回击;对于内部的争议,尽量给予安抚;对于连序,他坚持采用并加以肯定,并声明并非仅仅利用连岳的名声进行炒作(事实上,无论是不是他的真心话,平心而论当时也别无更好的策略了)。“连先生欣然作序,我很感激。包括他后来交的序,我以为正是点出了我想说而说不出的话。如果说只是借其名,那是太偏颇了。”然后,抬出知名科学家的权威来为科普的娱乐化、人文化辩护。“今晚在北大活动,饶先生(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教授——作者注),龙漫远(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作者注)老师,表现极为精彩。台下的听众,乐不可支。两位老师也谈到要让科学,让科学传播开心起来,娱乐起来,让科学成为文化,要与大众对话。大师如此,理科生们,为什么不能放下偏见,非得总处在‘应激状态’。”^[16]

由于科学松鼠会是目前国内最有影响的科普群体和流派,而方舟子也以科普作家的身份在网络和纸质媒体上现身,并且被许多人士认为是最重要的科普人士之一,所谓“反科学文化人”群体又是科学传播理论研究的主力,所以这场争论就有了相当重要的代表性。而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这场争论,科学松鼠会内部原来隐含的不同观点冲突公开化,争论之后科学松鼠会的路线和风格更加明确。这场科学传播的两种路线和观念的争论,可以说称得上是最近两年来中国科学传播界最重要的争论之一。

这场争论其实包含了许多因素,有参与者之间复杂的个人恩怨和过节,有文人相轻与科普创作同业竞争的矛盾冲突,还有政治立场的纠结。就科学传播理念的分歧而言,我们认为争论的焦点主要包括:(1)科学传播是否应有人文关怀?(2)科学传播是否应该谦卑?(3)科

学传播的娱乐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如何？由于网络争论头绪较乱，在不同网站、博客上同时并行，而且网络论战随意性强；更由于论战的主要战场牛博网已经关闭，相关网址无法打开，资料搜集不易，故以下内容仅为当时笔者搜集的部分内容，未必全面，还需学界继续深入研究。

3 连岳及其方舟子的批评

连岳的序言并不很长，主旨是把罗素说的人生三要素——“爱、知识以及对人类苦难的同情”——作为评判科普文章优劣的标准。他对科学松鼠会的赞扬和期许都落实在这个标准上。

连岳在介绍了罗素面对坚持大地由乌龟驼载的老妇人保持礼貌的故事（连岳对故事的理解并不准确——作者注）后，主张“一个写普及性文章的人，应该像罗素一样，平静面对所有的疑问，哪怕其毫无知识含量。这种做法才合乎逻辑科学：正因为他没有知识，你的普及才有价值，如果他跟你知道得一样多（或者比你更多），为什么要来看你的普及文章？”^[11]（以下连岳引文都出于此，不再赘引）

科普作家必须谦卑，“科学的进步使人谦卑，科普作者，应该也把谦卑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最知道，在自己身后，其实有海量的更内行的专业人士，只不过，他们没有写文章罢了。”

由此连岳赞扬松鼠会作为科普集体的优越性，“科学松鼠会的模式，志同道合者的聚集，其实是科普比较有效的存在方式：每个人都只写自己的专业，这既增加了文章的公信力，又避免了在所有科学议题上发言的尴尬——因为科普告诉了我们一个常识：没有任何人知道所有种类的科学。”

连岳认为，在今天网络发达、资讯易得的年代，科普文章的可替代性太强，维基百科及更专业的资料库让科普作家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状态。而他提出的解决之道则是“爱和同情心”。读者“为什么要看你的科普？因为他感觉到你除了有知识，还有爱，还有同情心。这就牵扯到科普作者为谁代言的问题了，科普作者

的人文关怀更是不可或缺的，要确定自己得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他们申张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推动社会的进步，都需要科学知识的帮助，也希望自己在面临专业疑惑时，有科普作者能出来帮助他们。”

连岳提出科普为弱势群体服务，因为“弱势群体不需要你的背书，在任何时间，他们都有足够的力量将不科学的东西包装成科学的样子。”而另一方面科普不应该成为以科学的名义侮辱和打击弱势群体的借口。虽然，“随便抓一个弱势者，你都能从他身上发现诸多不文明、没科学的印迹，用科普的名义暴打一顿，又轻松又愉快，每次都能技术性击倒。但是这种文章你多写几篇，读者就抛弃你，因为他觉得你不过是借了几个科学术语自大而已，你其实并不在乎他缺乏科学知识的痛苦，你甚至希望以他无知的丑陋来衬托出你英俊的科学脸庞。”

这篇序言在网上一贴出，就有许多敏感的人认为，连岳的序言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方舟子的批评。所以，方舟子的追随者太簇立刻展开了批评，首先指出连岳关于罗素与妇人交流的用典不当，更批评了连岳序言的主要观点^[13]。方舟子也迅速地展开了反击^[14]，其追随者们也在新语丝网站上纷纷跟进。

方舟子坚持认为科普与人文关怀无关。“要求科学服从其政治利益，要求科普作者只能站在弱势群体一边，这真算得上文革时期‘政治挂帅’、‘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翻版。难道也想在科普作者中划分左中右政治路线？科普作者如果不把自己当成政治活动家或政治活动家的御用文人的话，他只能是站在科学一边。弱势群体有不科学、反科学、伪科学的言行，就不应该纵容，强势群体有符合科学的举动，就应该背书——当然，强势群体不科学、反科学、搞伪科学，也要反对。弱势群体并非就天然正确的，在科学问题上尤其如此。”^[14]

方舟子认为科普与谦卑无关，特别要求科普作家谦卑更是毫无道理。“最杰出的科普作家，例如阿西莫夫、萨根、爱德华·威尔逊、道金斯等人，那可是一点也不谦卑，而是充满了自信，一种来自科学力量和科学事实的信念。如果你要科普的东西是你真正搞懂的（不一定

非得是本专业的东西),完全可以充满自信地去科普,为什么要谦卑?科普固然应该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引人入胜,但不等于要低声下气地迁就、迎合读者。对伪科学、迷信就应该理直气壮地驳斥,莫名其妙地谦卑起来反而让人觉得它们还有几分道理、可以和科学平起平坐似的。”^[4]

对于科学松鼠会强调时尚和有趣,方舟子也不以为然,他坚持科普不应变成庸俗的娱乐,更不同意连岳认为维基百科和专业资料库会对科普创作构成威胁的说法。“那些对自己要科普的内容缺乏真正的理解,靠谷歌和维基百科拼凑科普文章的作者也许会有这种危机感,所以要靠低声下气来招徕读者,靠插科打诨来取悦读者,把科普变成了庸俗的娱乐、快餐式的消费。但是,维基百科的知识是靠不住的,专业资料库的材料不是一般人能看懂的,科学的道理并非人人可以靠查百科、资料库就搞明白的,科学之美、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更无法通过查百科、资料库就能够领略的。优秀的科普作品从来靠的是科学知识本身所展示的美丽,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优秀的科普作品也很难被替代。”^[4]

方舟子后来还批评“科学松鼠会小圈子倾向过于严重,太自恋,对中国科普前辈缺乏应有的尊重,自以为是在领导科普新潮流。网站建立没多久就通过四处拉票的方式给自己弄一个没有多少含金量的‘全球最佳博客’头衔到处宣扬,在媒体上炒作自己,这种过于势利、功利的做法也让人看不惯。在科普方法上,不够严肃,不够严谨,立场不够坚定,对伪科学太宽容了。为了招徕读者、迎合媒体,一味追求趣味,有靠插科打诨来吸引眼球之嫌。科学本身就很有趣的内容,没有必要特地去咯吱读者。”^[17]

4 谦卑是否科普作者的必备素质

知名网络科普作家、三思电子期刊的主要创建人之一道-遥对连岳的序反应强烈,他批评姬十三不该请不懂科学的连岳作序,最后撤出了自己的文章。态度类似的还有土摩托^[6]、叶三等。道-遥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关谦卑的说法。他说:“我认为,作为一本科普作品,主动去传播一个对科普非常不利的 meme,是件很让人遗

憾的事情。这样的 meme 越是流行,如道金斯等这样重要而文风犀利的科普著作,在中国的读者也许会减少。对网络上的相关讨论,也十分不利。”^[6]

土摩托强调应该把科普文章的科学性与科普作家的人品和是否谦虚分开。他说:“对于那些因为讨厌他的人品而不看他的文章的人,我有一句话送给你:你自己的人品才有问题呢。”^[18]

而网友霍炬则强调科普作家的谦虚对于科学普及的效果影响很大,他反驳说:“如果以方舟子的科普文章没什么错误作为标准,那么完全无误的包含知识的文章到处都是,浩如烟海,为什么我非要去看看某个人的呢?”^[19]这显然与连岳的观点如出一辙。

著名物理学家李森教授则旗帜鲜明地主张科普应当温文尔雅,无论对待人还是对待自然都应该谦卑。他说:“我读很多科学大家写的科普,虽然人家不会东方人拱手作揖的习惯,但温文尔雅的姿态那是天生的,即使 Weinberg 这样经常攻击社科的老兄,说起科学来还是有一种可亲的感觉的。我这个人提倡温文尔雅,所以我不苛求连岳。也有一些天生傲慢的老兄,如 Gell-Mann。但这位老兄虽然对同行傲慢之极,科普也没有写成科学的化身。Feynman 也不以谦卑闻名,但他的科普书和科普演讲那叫一个亲切。我私下对姬十三说,其实一个人何止对人要谦卑,对自然更要谦卑,你对她的理解并不总是正确的。相反,我看到最不谦卑的往往是那些民科,他们是真理的化身,真正科学的化身。”^[11]

杨玲认为,科普作家需要爱和谦逊。“科普需要爱和谦逊吗?我的回答是,科普作品本身不需要爱和谦逊,它只需要专业的、正确的知识、优美的文笔和独特的构思;但科普作家需要爱和谦逊,也许,这是除科学知识和文笔外科普作家应该具备的两项素质。其实,我还想给科普作家加两条期望:宽容和尊重。宽容他人的作品风格,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20]

知名博主和菜头认为,要扩大影响,就要平视网民,不能高高在上。“说到底,无论一个人在网上是多大的 ID,如果他想说话,想影响到更多人,那就得平视网民,用他们能接受的语言

讲话。要尽量让他们觉得可以亲近，你才可以悦服他们，或者说服他们。怎么可以压服呢？”^[9]

他认为，新语丝从一个在中文互联网中具有鼎足轻重地位的网站被迅速边缘化。因为，“科学，在这群人中间变成了某种身份标签，某种彼此认同的要件。它存在的目的并不限于区别身份，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抬高自己，感受到和人群在垂直方向上令人心旷神怡的距离。因此，必须用粗暴的态度，酷烈的语言，打击一切圈子之外的人，因为他们不是理科生，不懂科学。”^[9]

吴向宏强调了从传播的角度看，要争取受众的青睐，科普创作者态度上必须谦卑。“科普作者既然是做普及文章，也就是一项传播事业。传播者如果不考虑其受众的趣味，譬如流行歌星不尿自己的歌迷，好莱坞商业片导演不尿观众，都是极其愚蠢的。”^[12]

在吴向宏看来，向科普创作者提出谦卑的要求并非无的放矢。“牛博科普作者们对连岳说的‘谦卑’二字，非常反感，认为‘凭什么要科普作者谦卑？难道我们科普作者天然容易骄傲吗？’。恭喜答对了。科普作者的确是天然地容易骄傲的。”而科普作者之所以容易骄傲，就是科普作者非常容易把科学传播，和科学本身，混为一谈。

有趣的是，与刘华杰^[21]一样，吴向宏也注意到了科普与传教的相似之处。“传教士也是特别需要谦卑的一个人群，因为他传播上帝的声音，传着传着，身份认同就容易不太好掌握了。科普作者传播科学的声音，传着传着，往往就觉得自己是科学的化身，或者至少是科学界的化身。方舟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2]

5 科学普及是否需要人文关怀

吴向宏强调评判科普作品，除了技术性判断之外，还必须关注价值维度。“几位牛博的科普作者们，这几天都摆出对连岳恨铁不成钢的姿态，试图教育连岳‘什么才是好（或正确）的科普’。无非是那些老套，如‘传播科学的思维方式才是最大的爱’、‘人们唯有在真相面前才应该谦卑’、‘大量的知识和对话题的强烈兴趣才是写出优秀科普的前提’等等……这些东

西都对，可惜的是，它们都是关于‘好’科普的技术性判断，而非价值判断。”^[12]

吴向宏用一个极端的例子强调科普作品不能无视人文关怀，“某个暴君治下的科学家也可以带着大量知识、怀着极度的兴趣，并且遵循完美的科学思维，写出一篇如何才能最高效地进行大规模种族清洗的文章——或者恐怖分子也可以科学地写出一篇怎样有效在闹市使用汽车炸弹的文章——诸位觉得这样的文章可以进入“好”科普的行列吗？”^[12]

吴向宏认为说到底，争论的根源在于混淆了科学与科普的差异。“回到关于什么是‘好’科普的标准。追求知识（真相）、严格遵循科学思维，以及对课题拥有强烈的兴趣，这些其实是做一个好科学家的标准。用这些东西来套科普，就犯了‘骄傲’的毛病。科学家可以自顾自地研究，不必考虑‘爱’啊、‘弱势群体’啊之类的。如果科普作者以为面向大众的科普事业也可以同样不食人间烟火，就大错特错了。”^[12]

刘华杰同意连岳的观点，认为科学传播与社会正义有关，并且敏锐地指出在这一点上连岳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比松鼠会目前表现更高的要求。“我还特意注意到连岳的序言中表达了与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所倡导的类似的一个观念：科学传播不仅仅关系到认知问题，还涉及社会正义问题，这两个维度是紧密关联的。当跳出唯科学主义的狭隘视界，谈论全方位的科学传播，谈论未来的科学以及科学伦理问题时，这一点会更加明显。不过，目前这本书的具体内容还主要限于知识传播和少量的一般文化传播，或者说远未触及连岳设想的问题‘高度’。当然，在初级阶段，也许还没到认真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14]将来科学松鼠会是否会逐渐涉及到这一方向，倒是值得进一步观察的重要方面。

罗斯特罗波维奇认为，写科普文章的有三类不同的作者：（1）取悦读者，以有趣为看点的。专业素质上，受过通常必要的科学训练即可。（2）自HIGH自乐，但足成一整套独特视角的。一般是行内大腕的业余娱乐，人文实验，如刘易斯·托马斯。（3）负责任感而写，为宏道而

写,有大系统的梳理、整顿、阐发的。要有这等功力,非大家而不能为,如理查德·道金斯,斯蒂芬·霍金。与此相应,科普文章的功能也大不相同。“第一类作用是触发人对科学的兴趣。后两类的作用是激发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其实和人文精神一样,都是‘可感’的东西。这种‘可感’,包含个人思维的魅力,包含人类整体的雄心,包含爱因斯坦所谓之对世界的宗教感情。”^[22]

由此他认为,科普最忌的其实就是“实用”,方舟子与连岳其实都是科普实用派。“方舟子文章做法,就是完全实用型的,庸俗科学论、对错二元论,把自己视为科学派的使徒,护法,斗士,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而连岳虽然强调人文情怀,对科普的看法,也仍然是实用性的、功能型的。“还是认为科普是授人与鱼,而不是授人与渔。还是把科普当做是‘科学知识’的外卖,外加‘爱与同情心’一条龙服务。”^[22]

梁文道清醒地认识到了科学传播的人文功能,明确地将科学传播置于为民众服务的语境中,“根据科学史家 John Pickstone 的分析,‘公众了解科学’运动渐渐总结出了另一种对基本科学知识的看法,把重点从被动的受教育大众转移到每一个构成公众的持份者(stake holder)身上。意思是先不要预设一大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知识储备,而要看关注某一个课题的公民有没有相应的知识和判断的能力。例如一个预备要兴建大型化工设备的小区,当地居民或许可以不太清楚基因改造的技术,却不能不知道化学污染的成因与解决它的方式。”^[13-4]

6 科普是否需要轻松时尚

首先是刘华杰的评论。他延续了其一贯的轻松随意的风格。对科学松鼠会的小资风格,他予以肯定,坚持“有闲第一要紧”。

“‘松鼠’们先是自娱自乐,这也许算是最低纲领,但是它非常重要,某种意义上也是颇难实现的。……公众科学是用来给百姓消费的、享用的,‘搞科普’终究不是‘传福音’,无需整天摆出一付真理在握的架式。

有闲,一个普通人才有机会为社会、为历

史做增量。说到底,科学的精神境界是‘自由人’才配分享才能分享的,‘奴隶’只有苦难、嫉妒和仇恨。有闲,才有可能‘费厄泼赖’,才能容忍内在的多样性、避免‘科学真理教’。”^[14]

刘华杰肯定松鼠会的时尚风格,“松鼠会的小书在选题、谋篇、用词、讲故事技法方面,都有意识地融进了时尚元素,如书名的‘怪异’,如‘皮囊事’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Ask Dr.You’。对了,还有图书的开本和封面设计。拿到书后第一时间,让14岁的女儿评论此书的装帧和外形,女儿打了高分。我相信她的眼光,她说酷那是真酷。”^[14]

言必称博物学的刘华杰强调,博物类科学的内容更容易成为时尚的元素。“科学中只有一部分内容有可能成为时尚,特别是博物类科学,这部小书中相当多内容属于广义的博物学。我数了一下,占一半以上。我相信有些科学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理解、欣赏,我丝毫没有贬低大众的理解力的意思。科学传播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先易后难。”^[13]

江晓原与刘兵在合著的“谁要重出江湖?谁能再振雄风?”中认为,松鼠会注重时尚和娱乐的意义,在于科学普及摆脱了意识形态的重负。“载上意识形态的重负,曾经是传统科普最务实、最可取的策略,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公众不想再这么沉重了,于是传统科普衰落了。‘暴打科普’其实也是师前者之故智(只是载上了另一种重负而已),所以也难免被公众冷落的结局。我们可以说,松鼠们的旗帜是‘轻松’,松鼠们的兵刃是‘游戏’。”^[15]

他们也指出,科学松鼠会之强调时尚,虽然远离了传统科普火药味很浓的科学主义,但也并非自觉系统地反对科学主义。“在年轻一代中,时尚是一种潮流,并不一定涉及到反科学主义与否的问题。在理想情况下,说他们可以接受某种程度的人文主义观念,也许是对的,但这些松鼠们在具有以时尚轻松来品味、欣赏、传播甚至游戏科学的同时,他们通常并没有很深的人文主义背景,没有受过系统的对科学的人文研究的训练,这就成为他们的另一个特点。”^[15]

江、刘还从促进科学普及流派的多元化角

度表达了对科学松鼠会的支持：“如果沿用江湖的隐喻，那谁也不可能永久在江湖上称大。在科普的江湖上，应该形成彼此互补的多元化的局面。群雄竞争并存，又彼此促进，恰恰是我们应该期盼的局面。反之，如果科普的江湖上只有某一派垄断独尊，那江湖也就不再成为江湖，科普也就寿终正寝了。”^[15]

在感叹科普写手奇缺、两种文化的隔膜严重、出版界对科学传播远不及民国的王云五之后，梁文道欣喜地表示：“在这样的背景底下，‘科学松鼠会’于我而言是个莫大的发现。从前看惯了方舟子那种火气十足的‘一个人的战争’，我没想到还有这么一群人会在时事评论为主的博客群上轻轻松松地谈科学。在‘脑残’和‘汉奸’等语言炮弹漫天飞舞的硝烟之中，他们的科普小品简直有点像是带甜的凉茶。当然，我绝对不是要科学作家都从战场的前线撤退，回到田野快活地咬干果。我只是觉得任何一个勇悍的战士也是从小长大的，在派出科学战斗的士兵之前，不妨先多培养几头松鼠。”^[15]

通过上述简要介绍，我们可以看出这场争论背后其实隐藏着深刻的科学观分歧：科学究竟是应该满足好奇心还是功利价值，科学究竟是作为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对立面，科学究竟是应该作为思想斗争的武器还是时尚与娱乐的素材。由于这些科学观的分歧，在科学传播的理念上就衍生了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有趣、时尚在科学传播中的重要性如何？在科学传播中，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如何？究竟是应该强调平等交流还是强调引导读者接受正确理念？对待读者中流行的“错误”观点，究竟是大义凛然地加以驳斥还是以平和包容的心态逐步引导？科学传播的重点究竟是放在知识的传授上，还是强调科学理念的灌输上？

争论的喧嚣已经渐渐沉寂，科学松鼠会的科学传播继续进行，但是相关的理念分歧仍然存在，值得科学传播界的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关注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科学松鼠会. 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 [M]. 上海：三联书店，2009

- [2] 科学松鼠会博客 <http://songshuhui.net/>
- [3] 太簇. 文俊给“科普”作序 [EB/OL]. <http://www.xys.org/forum/db/4/83/24.html>
- [4] 方舟子. “心灵鸡汤”煲科普—评连岳《爱科普，用爱科普》[EB/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0bm61.html
- [5] 逍遥. 让人哭笑不得的“爱科普，用爱科普”一文 [EB/O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81207/10/84177_2069666.html
- [6] 促请松鼠会各位同仁，慎重考虑采用连岳序文一事 [EB/OL]. <http://view.news.qq.com/a/20081211/000004.htm>
- [7] 土摩托. 什么是爱 [EB/OL]. <http://immusoul.com/index.php/archives/447.html>
- [8] 叶三. 又是胡缠乱码对谈录 [EB/OL]. <http://limiao.net/?p=1126&cp=all>
- [9] 和菜头. 救救方舟子 [EB/OL]. <http://www.hecaitou.net/?p=3994>
- [10] 和菜头. 比特海日志 32 月 24 日，老喷嚏 [EB/OL]. <http://www.hecaitou.net/?p=4001>
- [11] 李森. 关于科普 [EB/OL]. <http://limiao.net/?p=1126&cp=all>
- [12] 吴向宏. 牛博的一些科普作者们不幸自证了连岳所说的“傲慢”[EB/OL]. <http://view.news.qq.com/a/20081211/000007.htm>
- [13] 王小山. 土摩托力挺连岳 [EB/OL]. <http://limiao.net/?p=1126&cp=all>
- [14] 刘华杰. 科学松鼠会：有闲且时尚 [N]. 南方都市报，2009-02-16
- [15] 江晓原，刘兵. 谁要重出江湖？谁能再振雄风？——关于“科学松鼠会”及其科普写作 [N]. 文汇报，2009-02-05
- [16] 姬十三. 跟帖 [EB/OL].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5481.html>
- [17] 方舟子就科普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 [EB/OL]. <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9/8/222886.shtml>
- [18] 土摩托. 什么是“科学界的主流意见”？ [EB/OL]. <http://immusoul.com/index.php/archives/444.html>
- [19] 霍炬. 用科普，理人相轻 [EB/OL]. http://blog.devep.net/virusuo/2008/12/07/post_58.html
- [20] 杨玲. 科普需要爱和谦逊吗？ [EB/OL]. http://science-times.com.cn/m/user_content.aspx?id=50522
- [21] 刘华杰. 传福音与搞科普 [M] // 社会学家茶座.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56-59
- [22] 罗斯特罗波维奇. 跟帖评论 [EB/OL]. <http://hps.phil.pku.edu.cn/bbs/read.php?tid=854>